

學問的淵藪

-- 《四庫全書》系列

徐小燕

《四庫全書》是集我國歷代圖書之大成，卷帙浩繁，可說是中國最宏鉅的一部叢書。所謂叢書，乃是以一種書為單位，依據一定的原則和體例，把兩種以上的著作匯集成一新的書籍，並冠以一個總名。由於叢書內容兼具經史子集四部，張之洞就認為：「叢書最便學者，為其一部之中可該群籍，蒐殘存佚，為功尤鉅。欲多讀古書，非買叢書不可。」可見，叢書之利用不僅為研究學術最為直接且有效的工具，也為我保存珍貴的文化資產。

本校中正圖書館典藏四庫全書系列非常完整，有心求學問道者，不可不知。本文擬就館藏《四庫全書》系列，以其出版年代為經，作一簡要介紹，以饜讀者。

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

《四庫全書》於清乾隆三十八年(1773)詔令開設「四庫全書館」開始編纂，至乾隆四十七年(1782)告成。

《四庫全書》收錄歷代典籍有三千七百六十一種，鈔成七份，分別度藏於紫禁城裡的「文淵閣」，圓明園裡的「文源閣」，遼寧瀋陽故宮裡的「文溯閣」，及熱河避暑山莊的「文津閣」，此稱為「內廷四閣」，又稱「北四閣」；其他三份，則分別藏於江蘇揚州的「文匯閣」，鎮江金山寺的「文宗閣」及浙江杭州的「文瀾閣」，這三閣都在長江以南，所以又稱為「南三閣」。這七閣的下落：文源閣本燬於咸豐十年(1860)英法聯軍之役；文匯閣本和文宗閣本毀於太平天國之役；文溯閣本於民國20年(1931)九一八事變

時，曾淪入日本人手裡，抗戰勝利後才接收回來，今在甘肅省圖書館。文津閣本，民國成立後，撥交京師圖書館保管，現存北京圖書館(已更名為中國國家圖書館)。文淵閣本，民國成立後撥交國立故宮博物院，民國十八年(1949)遷運來台，今存台北士林外雙溪的國立故宮博物院。

乾隆皇帝編纂《四庫全書》的目的，除了誇大事功、宣揚國威外，也有假藉整理文獻之名，以籠絡讀書人，消弭士民排滿之情緒；並借求書之名，禁燬反清著作。因此，大量的古籍匯集京師，並非都收錄在《四庫全書》中，凡有關民族意識、反清復明、違礙清廷統治機制的，不是被燒毀、就是列為禁書，或字被挖空，或填上墨釘。總而言之，《四庫全書》保存了歷代重要的文獻，並將不同性質之圖書予以歸類，且為收錄的典籍都做了一篇提要，裨益於讀者之利用，不少古籍也經由《四庫全書》之搜求得以傳世，因此稱其為學問的淵藪是當之無愧的。

目前毗鄰本校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是文淵閣本，我們於中正圖書館所見之《四庫全書》為商務印書館於民國七十二至七十七年(1982-1988)間所影印出版，商務印書館為保存和傳播文化，耗費相當多的心力，從民國六年至

廿二年(1917-1933)，先後有四次機會籌印，但都未能實現《四庫全書》的承印工作，而民國卅八年(1949)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，商務印書館再次提議，終於在民國七十七年(1988)完成此一大事。籌印的過程，艱辛可見，以當年商務印書館刊登之啟事來看，即可略窺一二。



民國七十二年(1983)二月廿八日啟事(中央日報第一版)

讀者於利用《四庫全書》時，可先參考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進行檢索，對一書的作者、內容先有粗淺的認識，則於閱讀文本時必有相當助益。此外，還有幾項要注意的，就是要熟悉《四庫

全書》的分類方法，經史子集的概念要清楚，這點可以參考有關「國學導讀」之書籍；其次是《四庫全書》所收的書並不完備，所以《四庫全書》所沒有的，則要從其他的叢書或單行本中檢索，而現在更有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、《續修四庫全書》、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，讀者可一網盡求，節省許多尋找的時間。再者，《四庫全書》所收錄的圖書，雖然經過詳細的校勘，然其依據的版本並非全是善本，而其中又仍免不了有錯字、脫漏、衍字及有意的改易，所以要注意每一典籍的傳本，以免誤信劣本，以訛傳訛。

《四庫全書珍本》

《四庫全書》的印行，歷經波折，早在民國六年（1917），上海首富哈同和商務印書館的靈魂人物張元濟均曾有印行《四庫全書》的動議。哈同想印行《四庫全書》乃以商業利益為考量，所以當此消息被張元濟知道時，雖然明知以當時商務的實力無法與哈同相比，仍執意於民族責任心與保存文化的信念，在民國六年（1917）一月七日，利用翰林出身的關係，以商務印書館的名義直接向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呈文申請，商借京師圖書館藏《四庫全書》影印，但不幸地慘遭駁回。張元濟遂轉而尋求與哈同合作，經由當時官位顯赫的岑春煊居中協調，承諾將《四庫全書》

分一半交與商務承印，張元濟終於得到了《四庫全書》的承印權。可惜這次籌畫並沒有實施。

民國八年（1919），當時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倡議印行《四庫全書》，戰爭甫結束，政府便派代表團到巴黎參加和會，以葉恭綽為首的一批學者在會議期間大力宣傳《四庫全書》，當時法國總理班樂衛（Paul Painlevé）以為《四庫全書》就像伏爾泰的百科全書一樣有價值，便建議以庚子賠款來影印全書。此事由內務府主管朱啟鈐督辦，並委派葉恭綽主領其事。旋即，葉恭綽便安排朱啟鈐與陶湘和張元濟展開磋商，商議由商務印書館承擔印書事宜，將商務印書館拉入了這個《四庫全書》保存和傳播的計畫。當時擬以文津閣本按原書影印，計畫印行一百部，分贈各國，由於印行的經費龐大，張元濟從實際情況考慮，主張請政府預墊若干經費，然後一面出售預約卷，待購得若干後再行開印；但好事多磨，由於北洋政府難以籌措足夠費用，加上當時紙張又供不應求，此次籌印的努力遂付東流。

民國十三年至十五年間（1924-1926），商務印書館前後數度洽商承印之事，或遭故意阻撓，或因戰爭，運輸中斷而告罷。「九一八事變」發生後，古物南遷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轉

運至上海，有識之士深恐《四庫全書》重蹈《永樂大典》的命運，遂重拾影印之議。民國廿二年（1933）教育部委託當時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蔣復璁親自拜訪張元濟，希望商務印書館印行《四庫全書》未刊本。張元濟遂將此事介紹給當時主持商務事務的王雲五先生。雲五先生對張元濟說：「為營業計可以不做。為名譽計，為本館同仁宗旨，卻不能不做。」商務人以珍本為基礎，希望日久，便可印全一《四庫》。「四庫不能全印，誠屬憾事，然能印未刊之本，慰情究為聊勝。」

當時教育界、文化界針對初步擬定的《影印四庫全書未刊本草目》掀起一場激烈的爭論。北京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和善本部主任趙萬里主張以善本代庫本，此一想法獲得蔡元培的大力支持。一時之間，大家對於選目發表了眾多的意見。許多知名學者如陳垣、王重民、柳詒徵、孫楷第、傅斯年、鄭鶴聲、董康、葉恭綽、謝國禎、呂思勉、孟森等對《草目》中三百六十六種選書建議尤多。最後，教育部堅持以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為選印底本，直至民國廿二年（1933）十月，終於編定《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目錄》，選定書目二百三十一種，同年十一月即開始印製，至民國二十四年（1935）七月底完成，定名為「四庫全書珍本初集」。

「珍本初集」甫一問世，即造成轟動。尤以珍本初集為線裝書，更顯其不凡。爾後，因抗戰爆發，時局動盪，無法再印續集。民國五十八年（1969）再起重新出版之議，徵得國立故宮博物院之同意，逐年選印罕傳珍本，一直到民國七十一年（1982）四月，陸續出版二至十三集，統計全套收書一千八百七十八種，精裝四千八百冊。

珍本叢書所收都是《四庫全書》中的精選，可以說是是各圖書館藏書的重要指標。

《四庫全書薈要》

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開館纂修《四庫全書》時，高宗皇帝已經是六十三歲的老人，他唯恐生前來不及親睹《四庫全書》之完成，於是下令要求從《四庫全書》中擷取菁華，編為薈要，讓他在浩如煙海的書籍中便於檢玩，還說書完成後要放在摛藻堂中方便他休息時在此觀書，《四庫全書薈要》便在高宗的旨意下開始纂修。薈要共抄有兩部，一部於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）完成，依高宗之意置於乾隆皇在宮中看書的地方—「摛藻堂」，次年又完成第二部，則置於長春園的「味腴書屋」，但於英法聯軍時，毀於灰燼。

《四庫全書薈要》收書計四百六十三種，約為四庫全書的七分之一，由於薈要主要提供乾隆皇帝檢閱之用，不僅於數量與內容的擇選上務求精要完備而具有篇卷簡約，內容菁粹的特色，與《四庫全書》比較之，薈要因專供御覽，毋須鑽營於不利清廷之思想著作之芟滅汰除，更能保存原書內容之真實性，且遇有缺殘者，又能加以補全；另以其謄鈔之底本而言，全書採用通行本，而薈要鈔寫來源有殿本、天祿琳琅本等，均為當時善本秘笈所在，要言之，薈要較全書存真而可靠，無論於版本、校勘、考證均為精審完善，是研究四庫學籍我國文化之重要參考資料，其學術價值與歷史地位，自不可言喻。

現存薈要為海內外孤本，由故宮博物院典藏，這部小而美，小而精的叢書，於民國七十四（1985）年由台灣世界書局影印出版，與台灣商務印書館所影印之《四庫全書》成一雙璧，誠為嘉惠學林、啟牖後學之舉。

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

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係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編纂出版工作委員會」編，季羨林主編。一九九七年台灣莊嚴文化公司出版。根據乾隆六十年(1795)浙江杭州刊本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統計，存目

書有六七九三種，而此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之發行，即以現存者，選其善本影印。其底本包括宋刻本十五種、宋寫本一種、元刻本二十一種、明刻本二千一百五十二種、明抄本一百二十七種、清刻本一千六百三十四種，清抄本三百三十種，稿本二十二種。這些底本是徵集大陸地區 116 個收藏單位，大部分是善本古籍，影印行世，計收錄四千五百零八種，分為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一千二百冊。

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

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的前身為《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錄》，主要收錄於輯收《四庫全書》時，四庫館臣未能見者，以及乾隆之後到清末間問世的書籍。

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收錄典籍近兩千種，分有十輯，每輯有三十冊，各輯均按經史子集排序，且根據編者所言，該叢書所收的典籍不與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、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、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所收書重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中所收之書目特邀請台灣地區的學術耆老如昌彼得、吳哲夫以及青年學人周彥文、陳仕華等人為學術顧問，參與審書工作，為學術交流與文化傳承添一佳話。

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

《四庫全書》於輯編之初即醞藏著強烈的政治意圖，凡有違礙、狂悖者，於編收時即採取改易、抽換文字或偽造等手段，使資料失真，更甚者有為剷除不利於統治的文字，直接刪汰其書，打入禁燬之列。這些典籍當時保存已誠屬不易，更遑論於與《四庫全書》各著作相提並論。

乾隆四十一年(1776)十一月十七日諭示中曾提及：「明季諸人書集詞意抵觸本朝者，自當在燒燬之列。」如錢謙益、金堡、屈大均等人著述，均予銷毀。據光緒八年(1882)廣東布政使姚觀元氏所刊之禁燬書目所載，在乾隆四十五年(1780)五月，四庫館臣奉旨銷燬之書計有，王世德撰《崇禎遺錄》，鄒漪撰《明季遺文》等一百四十四部。抽燬之書，計有明呂兆祥重修之《宗聖志》，明艾南英撰《禹貢圖注》等一百八十一部，而軍機處奏准全燬者有《明通紀》、《明實紀》，抽燬者有吳偉業撰《梅村詩文集》，王士禎撰《漁洋精華錄》等四十種。而依吳哲夫先生所著《清代禁燬書目研究》之歸納，關於詆毀清人、關於明清野史、如涉及明史、南明史事、鄭成功史實者，關於首惡錢謙益、屈大均等及其相關著作，關於民族思想者皆列為禁燬書。可見，涉及史實，及抗清人士之事蹟者，

尤為禁燬之伍。

《四庫禁燬書叢刊·編纂緣起》指出：「據不完全統計，在近二十年中，全燬書二千四百多種，抽燬書四百多種，共約三千種，刪改書無法計算，禁燬書籍總數在十萬部以上。」於如此眾多遭燬的典籍中，又以集部書占多數。而該叢刊整理出六百三十四種，經部十六種，史部一百五十七種，子部五十九種，集部四百零二種。其中史部約佔有五分之一，集部數量亦有五分之四，粲然可觀。尤以史部中，明代作者部分就有一百廿種，而作者列為清人，所撰牽涉明代史實者也有十二種之多，足以說明此些禁燬典籍對於瞭解明代歷史有著極大助益，誠補史傳所缺。而集部部分則有三袁先生、鍾惺、陳繼儒等明代文人之作，指引一條治理明代文學史的途徑。因此，該叢刊之出版確實裨益史學及文學研究工作者，開啟了明代文史研究的契機。

另該叢刊有幾項特點，足以與讀者分享。一是原始性，是叢刊所刊者多為原刻板或禁燬前刊本、鈔本，保留著作的原始性。二是豐富性，四庫禁燬範圍廣泛，但經部書一般沒有違礙的內容，卻因受作者的牽連而被禁；史部、子部被禁不少，另集部也是禁燬的重點之一，概括而言，叢刊的內容相當豐富。

三、珍稀性，四庫禁燬書都是劫後子遺，除極少數在近百年來曾經重刊外，其餘大都成為孤本、善本、稀見本，罕見罕傳，刊刻不易。而於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中所收孤本約佔總數的百分之十五，善本約佔總數百分之七十五，極為珍貴。

四、作者的民族性，叢刊中所收各書的作者，多有反清英雄，他們的著作充滿著國家精神與民族意識，表現出強烈的愛國情操與社會責任，也就是說礙於當時清廷的文字壓迫而著作被沈沒，但無疑地，挖掘重刊這些作品，不僅可以振奮愛國的熱情，相對地，更能瞭解國家存亡的重要性，是後代子孫無窮的珍貴的資產。

《續修四庫全書》

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係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，顧廷龍主編，全書一千八百冊。收乾隆以來至辛亥革命(1911)年間著述計五千餘種，上接《四庫全書》。據《續修四庫全書·凡例》言：本書收錄範圍包括以下方面：(一)《四庫全書》失收(遺漏、摒棄、禁毀)而確有學術價值者；(二)《四庫全書》列入「存目」而確有學術價值者；(三)《四庫全書》已收而版本殘劣，有善本足可替代者；(四)《四庫全書》未及收的乾嘉以來著述之重要者；(五)《四庫全書》所不收的戲曲、小說，取其有重要文學

價值者；(六)新從域外訪回之漢籍而合於本書選錄條件者；(七)新出土的簡帛類而卷帙成編者。其中以廣羅乾隆以前《四庫》未收之戲曲、小說及禁書最具特色。

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全書體例仿照《四庫全書》，分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類，各部類之編次，以作者時代先後為序。各朝作者之先後，以生卒及科第年代為準，若有朝代更替時期之人物，則以一般的說法為定，例如黃宗羲、全祖望為明清過渡時期人物，一般來說黃宗羲為明人，則將其作品歸類至明代，而全祖望為清朝人。至於所據之刊刻版本，均於書牌下說明之，並告知讀者藏書所在，指引讀者再行尋找單行本，方便利用。另使用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時，除熟悉分類方法、時代人物外，最好也能先參閱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，作一初步的認識。

本校中正圖書館藏有豐富的四庫全書系列，《四庫全書珍本》、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、《四庫全書薈要》、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、《續修四庫全書》、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、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等，提供讀者寬廣的閱讀長廊。一部《四庫全書》，可以瞭解乾隆以前學術流變，一部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、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則開拓學術的眼界，提供研究明末

清初文史工作者豐富的材料。一部《續修四庫全書》、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，廣及中國傳統學術，反映存世典籍的概況，整理歸納近二百餘年來學術發展的趨向，益以《四庫全書珍本》《四庫全書薈要》，開展「四庫學」研究領域，這七部叢書，統貫中國學術之命脈，不僅為學者必備之工具書，更為我中華子孫所應善為批覽之寶藏。

目前，北京商務印書館為了保存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的文津閣《四庫全書》，使其得以化身千百，動議影印文津閣《四庫全書》。俟後，館藏續收此套叢書，則四庫全書系列將是我校館藏之一大特色。(本文作者為本校中文系碩士，現為本校物理系秘書。)



中國國家圖書館所收藏之文津閣四庫全書



本校四庫全書系列版本眾多、藏書豐富

叢書名	編纂者	影印 出版者	出版期間及情形	冊數
四庫全書珍本 (一至十三集)	教育部	商務印書館	民國廿二年(1933) 出版初集 民國五十八年至七十一年 (1969-1982)間陸續二至十 二集,另有一別集, 共十三集	4800
四庫全書 (文淵閣本)	四庫全書館	台灣: 商務印書館	民國七十二年至七十七年 (1983-1988)	1500
四庫全書薈要 (摘藻堂本)	四庫全書館	台灣: 世界書局	民國七十七年(1988)	500
四庫全書 存目叢刊	《四庫全書 存目叢刊》編 纂出版工作 委員會	山東: 齊魯書社 台灣: 莊嚴出版社	民國八十六年(1997)	1300
四庫未收書輯 刊	《四庫未收書 輯刊》 編纂委員會	北京: 北京出版社	民國八十九年(2000)	300
四庫禁燬書叢 刊	《四庫禁燬書 叢刊》 編纂委員會	北京: 北京出版社	民國八十九年(2000)	400
續修四庫全書	《續修四庫全 書》 編纂委員會	上海: 古籍出版社	民國九十一年(2002)	1800